

掃松下書



上海戲學書局發行

本戲京改良

◀ 編法新穎 唱詞準確 ◎ 封面精印 名伶劇照 ▶

碧獅王探彩轅白南貴五字打桑武法李穆審文武投斷打威回劉失奴落馬
 玉子佐陰樓門門陽妃花街棍園家換陵天刺昭昭別太龍草荆美印蜡馬前
 簪樓臂山配下樓關酒洞鋒會坡子碑王湯關關鑾后袍橋州案火廟湖水

紅紡盜連黑白目丁黃捉空南前十三賣烏寶賀汾梅打戰清打獨牧打天釣
 拂棉宗營風良蓮甲金曹城天法道字馬盆進后河龍鼓長官漁木羊姪雷金
 傳花卷穿帕關母山台曹計門寺本經綱記燈殿灣鎮曹沙那家關卷墳報龜

鴛湖鼎蘆女三黃定四御珠三春九花販羣霸一打龍烏翠古道鳳硃桑紅後
 鴛鴦盛花堂鶴軍郎碑簾教秋更田馬英別捧殿鳳屏城訓遙儀砂寄霓法門寺
 塚步秋河解審樓山母亭宰子配天錯記會姬雪嵩祥院山弟津亭瘵子關寺

孔悅雙徐洪轅上搜戰父探婦趕大連探小仕玉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
 雀來策門孤女娥登親林堂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
 東店獅羊天蒲寒三環放春二得斬鴻金生四盜玉王漢壽亭侯
 南仁跑射救擊奔寶相祭嫖進意黃鸞黃死進御堂寶
 飛寺圖城洞戟台孤關掌窰月關殿套罵牛塔宮緣袍福記恨士馬春劍侯

◎淨角戲合集(十齣) ◎ 老旦戲合集(八齣) ◎ 全部法門寺◎

● 最新出版 ● 霓裳艷影集

本書集南北著名坤伶戲照便裝百餘幀
 附註簡明小史圖文並成洋洋大觀
 • 銅版紙印 • 洋裝一冊 • 價十五元 •

程硯秋唱詞集粹

風賺梅費文聶春青荒鎮
 流文宮姬隱閨霜山麟
 棒娟妃人漢娘夢劍淚囊

上海河南路一七六號戲學書局發行

MG
I232
253



3 1762 8279 0

掃松下書劇情

琵琶記傳，蔡伯喈，陳留郡人，與趙五娘完婚僅二月，迫於父母之命，進京赴試，得高中，時顯貴牛某，慕蔡才名，欲以女妻之，蔡處於權勢，遂入贅焉。

五娘在家，敬侍翁姑，克盡孝道；無如疊遭荒歉，度日艱難。蔡父母亦以衰老故，相繼而歿。五娘此時，孤掌難鳴，復以家道清苦，乏貲葬殮，不得已剪去青絲，持向闕市叫賣。里人憫其情，錫以貲，得葬翁姑；然後，攜琵琶求乞入京。

同里，張廣才者，蔡父母生前之故交也。二老既歿，廣才以友誼故，時至墳前巡掃。一日，正巡掃間，遇有問訊者，詰之，知為蔡之下書人李旺，廣才告以往事，囑其回京覆命。

獨幕劇

廣才：

（上）『清江引倒板——黃葉飄飄樹葉落秋風寒。』（鳥叫介）『吸嗟，吸嗟！』（起鳥

介）我當什麼，原來是寒鳥喧叫，當初蔡伯喈進京的時節，寒鳥喧叫，今日又是寒鳥喧叫，鳥鳥鳥！『頂板——怎不傳書把信捎。行一步來至在三叉路道。』

（跌介）『吸嗟！』是何物將老漢絆跌一交。』『呵唷！我當何物，原來是大樹根，兩旁的樹木甚多，他也不盜，單單盜

去蔡家的樹木，令人好恨！』我罵一聲盜樹賊不學正道。單單盜去蔡家樹梢。我勸世人一個個俱要學好。莫學浪子無

有下梢。行一步來至在蔡家的墳道。我急急走。我急急跑。急急忙忙到荒郊。

去到墳前把松掃。都只爲當年舊故交。啊……舊故交。』（掃松介）『吸嗟，吸嗟

！』（起鳥介）

李旺：

（幕內）走哇！（上）『四平調——行過了三里桃花店。五里又過杏花村。』小子李

旺，在京中奉了我家狀元爺之命，到陳留郡下書，來到這荒野荒郊，也不知那條道路可通陳留郡。

廣才：『喂！』

李旺：『喂，巧啦，有個老頭兒在這兒掃松，不免上前問他一個信，啊，老伯請啦。』

廣才：『呵，請了，小哥，施禮為何？』

李旺：『請問你一聲，此地可有個陳留郡沒有？』

廣才：『呵呵，小哥，你來看，前面是陳留郡，此處也是陳留郡，不知問的那一家？』

李旺：『我的媽呀，今天可找到啦！老伯，我問的是蔡家府。』

廣才：『我們這裏，只有蔡家莊，沒有什麼蔡家府。』

李旺：『這就對了，蔡家有人在京中做官，故而蔡家莊改爲蔡家府。』

廣才：『怎麼，有人在京中做官，不知是那一位？』

李旺：『啊，我不敢說。』

廣才：『為何不說？』

李旺：有一天，我們的伙伴，提起我們狀元爺的官，給老爺聽見了，拿他殺了頭，充了軍，臨完還搶斃。

廣才：「啊呀呀，這是什麼罪過？」

李旺：這叫死不饒人。

廣才：「啊，小哥，你看，這荒郊以外，就是你我二人，但講何妨。」

李旺：附耳上來，（附耳介）他叫蔡伯喈。

廣才：高聲些。

李旺：『含糊』蔡伯喈。

廣才：「啊呀呀，你是個啞子。」

李旺：你是個犢子（同轉身介）

廣才：他叫什麼？

李旺：『含糊』蔡伯喈。

廣才：「啊呀呀，你是個啞子。」

李旺：你是個犢子。（同轉身介）

廣才：他叫什麼？

李旺：他叫蔡伯喈。

廣才：「嚀！（轉身介）『清江引倒板——休要提起蔡伯喈。』」

李旺：『搖板——你糊裏糊塗唱起來。』你怎麼打起我來了？

廣才：打錯了，不要見怪。

李旺：那個怪你！

廣才：請問小哥，尊姓大名？

李旺：在下李旺。

廣才：「呵，原來是李旺哥，失敬了。」

李旺：不敢，不敢。請問老伯尊姓大名？

廣才：老漢張廣才。

李旺：「喂，原來是張老伯，小子不知，這廂有禮。」

禮。

廣才：還禮。小哥，你前來作什麼的？

李旺：我來下書的。

廣才：「喂，你來盜樹？」

李旺：「咳，我來下家書的。」

廣才：「喂，你要盜我的大樹？」

李旺：這真是啞叭愛說話，犢子愛打差。我是下萬金家信而來。

廣才：「喂，下書的。」

李旺：不錯。是下書的。」

廣才：「啊呀，你來遲了哇！」

李旺：「沒有開戲，我就來了，怎說來遲了呢？」

廣才：「老的死了，小的到京中去了，豈不是來遲了嗎！」

李旺：「那就算我白走這趟，這便怎麼辦哪。有了，我們老爺對我說過，若是無處可投，只要問張大公，我不免再來打聽打聽。」

廣才：「那一個？」

李旺：「張大公可曉得？」

廣才：「張大公，你問他作什麼？」

李旺：「我們老爺時常想着他哪？」

廣才：「哦，你家老爺，他還記得張大公嗎？」

李旺：「不瞞你，我家老爺的話，我們老爺，吃飯也是張大公，睡覺也是張大公。那一天在茅房拉屎，也是我的張大公哩！」

廣才：「咳，休得取笑。張大公就是我張廣才，張廣才就是我張大公。」

李旺：「原來你就是張大公，真是有眼不識金鑲玉，反把茶壺當夜壺；小子不知，多有

得罪。(施禮介)

廣才：「呵唷……」

李旺：「見了你老人家，我回去也好交差，告辭。」

廣才：「小哥，千里迢迢，難道說空來空去？」

李旺：「你老人家的話是不錯，蔡家無人，老的死啦，小的是走啦。我這一封信交給城隍，還是交給土地呢？」

廣才：「哦，這樣吧，去到墳前，禱告禱告，回去也好交差。」

李旺：「究竟是年高有德，好主意；但是我不認得墳墓在那兒。」

廣才：「就在這松林裏面，小哥，你隨我來。」

(同面場介)到了。

李旺：「呢，好風水啊，好風水啊！」

廣才：「將包裹打開，把書信取出來，訂在頭上，跪下，順着我的口音來。」

李旺：「曉得了。(跪介)」

廣才：「啊，老哥哥！」

李旺：「啊，老哥哥。」

廣才：才！

李旺：咳！

廣才：啊呀……！

李旺：啊呀……！（立起介）

廣才：你怎麼也叫他老哥哥哇？

李旺：你叫我順着你的口音來。

廣才：我叫他老哥哥，你要稱呼太老爺。

李旺：啊，要叫太老爺。再來再來。（跪介）

廣才：啊，老哥哥。

李旺：太老爺。

廣才：對了。

李旺：對了。

廣才：咳，對了不用啊！

李旺：啊，對了不用，再來。

廣才：啊，老哥哥。

李旺：啊，太老爺，對了不用。

廣才：啊，老哥老嫂，你兒子在京中，做了官

了，今日有書信前來，你是怎的不言，

怎的不語，你聾了，啞了，你……睡死

了！啊呀呀，他怎麼不說話呀？

李旺：（立起介）咳，老伯伯，人死也不會說話

，要是說啦話你也跑了，我也溜了，可

此地就開了鬼啦。

廣才：人死不會說話了！

李旺：死人是不会說話的。

廣才：啊，小哥哥，老漢與他乃是老朋友了，替

他代說幾句話可使得？

李旺：這倒使得。

廣才：你且跪下。

李旺：好，跪下。（跪介）

廣才：啊，老哥老嫂，我替你教訓這個奴才。

嚟！大膽的奴才，進京求名，一去三載

，並無音信回來，我二老下世才有書信

前來，像你這樣不肖之子，我恨不得吃

你之肉，喝你之血，打死你這奴才。

（打李旺介）

李旺：咳，你怎麼又打起我來了。

廣才：呵呵，又打錯了。

李旺：你那兒打錯了，我那兒打腫了，你老人

家還有什麼話說嗎？

廣才：小哥，請到我家，吃杯茶再走。

李旺：呃，我正想喝茶，請問老伯，府上離此多遠？

廣才：三里之遙。

李旺：三里之遙，一去三里，回來三里，六里

路喝杯茶，我倒不上算，天色不早，我要踏路了。

廣才：小哥，你當真要走了？

李旺：當真要走了。

廣才：請上受老漢一拜！（施禮介）

李旺：你這不是要折死我嗎？

廣才：此拜非是拜的你呀。

李旺：你拜那個？

廣才：我拜的是忘恩負義的『清江引二六——蔡

伯喈。小哥哥你在荒郊外。聽老漢把那

蔡家的事兒一一從頭說開懷。蔡伯喈到

京城把那功名求戴。在家中撇下了二老

萱台。他的父爲他把那雙眼哭壞。他的

母終朝每日淚滿在胸懷。家中貧窮無計

可奈。最可嘆他二老雙雙凍餓而死就上

了陽台。五娘子剪下了青絲到那長街去賣。賣了些銀錢把他公婆來葬埋。似這

等賢德的媳婦令人真可愛。是老漢送米

又送柴。他那裏身背着琵琶到那京城地

界。但願他夫妻相會配和諧。他把那父

母的恩情拋至在那三江以外。他把那養

育的恩情一旦都丟開。小哥哥你與把我

信來帶。你叫那蔡伯喈早早的回家來。

倘若蔡伯喈把那良心來壞。『小哥哥！

你問他身從那裏得來。倘若蔡伯

喈佯啜再不睬。你就說在這陳留郡。有

個老者叫張廣才。托過小哥哥把信帶。受

我一個拜。（拜介）一個拜。』（拜介）嘎

有呵……！

李旺：你小心點兒。

廣才：『二六——叫他早早回來。祭掃墳台。』

李旺：我知道，告辭了！

廣才：正是。

李旺：千里迢迢到荒郊。

廣才：有勞小哥哥把信捎。

轉松書下

李旺：但等來年春來到。

廣才：有勞小哥走一趟。

李旺，廣才：來年再會。（同轉身介）

李旺：啊。老伯伯，往京中大道，那一條道路

走？

廣才：京中大道，這條道路走。

李旺，廣才：走走走。（同兩轉身介尾聲同下）

1950年3月27日
直接印

82
570241

KBC
G
232
53